



大同日报融媒

诗书更胜征战多

杨刚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宋辽,很多人会立刻想到满门忠烈的杨家将。艺术叙事中的杨家将主要是两国战争,宋要北伐一统江山,辽要南下入主中原,互视为死敌。从艺术回到历史,其实两国之间战争要远远少于和平,兵戎相见远远少于榷场贸易,从公元960年北宋立国到公元1127年覆亡,其间宋辽战争集中在公元979年到1004年,以及宋金联手在公元1122年到1123年攻打辽朝。或许正像传统戏《四郎探母》中的人物,杨四郎与辽国皇族大部分时间是和平相处甚至还有很深的感情,只是特定的时间才处于敌我矛盾关系。《四郎探母》很生动地隐喻了90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两个政权的战与和的关系,只不过杨家将战争叙事风头太劲盖过了杨四郎与铁镜公主的爱情主题故事。

落脚到宋辽政权并立的历史里,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两次北伐失败后,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壮志,战略上转攻为守;辽国则雄心越来越大,转守为攻兵锋向南。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宋辽在黄河边上的澶州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罢兵结为兄弟之邦,划定疆界进入百年和平时期。

停战后,宋辽边境贸易走向秩序化。辽国首先在国境南端新城(今河北高碑店)设立边贸榷场,由朝廷直接管理。第二年即宋景德二年(1005)北宋发布诏令,在今天位于河北的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置榷场。辽国又增开了位于今天山西的朔州榷场。由此,以边境榷场为依托,两国贸易不绝。

一千多年前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边贸市场里人声鼎沸、商队往来、酒肆热闹。当然,那时的双边贸易也是有禁区的,不是什么都能买卖。例如宋朝严禁硫磺、焰硝和卢甘石等物资进入榷场,辽国明令禁止战马、盐、铁、铜等榷场交易。军事物资以外,两国均对一些图书也予以查禁。《宋会要稿辑》记载:景德三年(1006)诏曰“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也就是说宋政府

允许合法交易的书籍限于“九经书疏”。

宋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华夏大地迎来又一个文化高峰。尤其是《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宋人图书、诗文、书画等大量进入辽境。“三苏”之一的苏辙在元祐四年(1089)出使辽国,还朝后在呈给皇帝的札子中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苏辙还举例途中所见所闻,在燕京(今北京)售卖契丹人翻刻的苏轼《眉山集》,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人们探讨苏洵的诗文,在上京流传着苏辙的《服茯苓赋》。见此情形,苏辙感慨系之作诗曰,“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苏轼也经历过与辽国使节刘霄见面的“骇人”场景。《苏轼文集》记载,“昔余与北使刘霄会食,霄诵仆诗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饮者耶? 虜亦喜吾诗,可怪也。”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刘霄张口就背诵出了苏轼的诗《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并且反问“您能不喝这杯酒吗”,苏轼当场或许就瞠目结舌,接着激动不已地问:“我写的诗传到你们辽国去了?”

其实,当时宋朝大批文人、政治家的作品都在辽境传播甚至翻刻售卖,形成了一种空前的文化交流盛况。在图书大量出版与贸易之时,其中有关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内容也可能是成为敌国想要获得的重要情报,于是官方开始实施书禁政策。

宋朝书禁政策贯穿了从雕版印刷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同时制定了严厉的刑罚,包括收监、流放以及弃市等。但是文化的交流是政府无法阻断的,宋政府与辽西京、南京接壤的边境线漫长、榷场多、往来人员复杂,旅客、职业走私人员经常夹带各类包括军事书籍在内的违禁物品出境,并采取各种方式逃避官府的检查,书籍走私一直广泛存在。苏辙曾说,“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边界、榷场走私以外,外交使节

私下携带违禁书籍出境进行交易也是常态。另外,宋对高丽的书禁相对宽松,宋朝书籍还可以通过高丽传入辽境。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中就说,“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虜,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那时的辽国从上到下都对中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加上皇室及高层的推动,注定深刻影响宋朝图书、诗文、书画的北传。辽初,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就安排出使宋境的官员购买书籍,并以陆续购回的书籍建成了辽国最大的藏书楼,进而引领辽人建起多处私家藏书楼。伴随着书籍的持续传入,中原思想文化、统治经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进入了草原腹地,促进了草原文明的快速发展。这在文学上体现尤为明显,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出使辽国时,辽国因仰慕欧阳修的才学而举国轰动,辽道宗耶律洪基和满朝官员热情款待欧阳修,并对欧阳修说:“如果人生有轮回,愿后世生在中国。”那时,辽人用汉文创作诗词赋文蔚然成风,仅辽道宗就创作了五百多首诗,著有诗文集《清宁集》。像《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全是中原风格、中华气派,难以看出塞外风气。

辽国女性的文学修养同样让人惊叹。清宁三年(1057)八月,辽道宗秋猎归来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为题命群臣左右唱和,懿德皇后萧观音很快就以一首五言律诗震撼了须眉:“虞庭开盛轨,王会合其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大禹看交泰,应知无古今。”全诗就像宣言,大辽朝声望隆重、文教远播,与正统华夏王朝并无两样。萧观音虽没有明言自身是“华”却显然以“华”自居,一派刚健自信、雄浑大气。辽天祚帝文妃萧瑟瑟曾创作《讽谏歌》,“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言辞恳切、情真意浓,词里既有妻子对丈夫的

苦心,也有臣下对君上的谏言,足见萧瑟瑟的政治见识和宽广胸怀。

在宋朝图书流入辽国的同时,辽国的一些图书也在本国的书禁政策之下流出国门进入宋境。像辽国僧人行均所著的大型工具书《龙龕手镜》就悄悄流传到宋境,引发宋朝文人关注。正是在这种不断加深的文化交流中,许多汉人通晓了契丹语言文字,宋朝使臣也能熟练地用契丹语言和辽国君臣饮酒唱和欢娱达旦,恍然间忘却国别。宋代文人盛行编纂“诗话”“词话”图书著录当代文人墨客佳句,许多辽国文人的作品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收录、点评范围。北宋进士阮阅编纂的《诗话总龟》摘录辽人的诗词佳句,还记录了许多来自辽朝的文化轶闻。

宋辽书籍及文化产品的相互流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国人民的生活、思维、认识、心理,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的文化融合、感情融洽,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世中国北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曾经出使过辽国、后来官至北宋宰相的韩琦、富弼都认识到辽国的学习能力和发展速度惊人。韩琦说,契丹“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富弼更加彻底,认为契丹人建立的辽朝“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辽国以中原为榜样,在某些方面还超越了宋朝。这是宋辽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果实,是兼容并包民族融合的果实,也是贸易兴盛和平发展的果实。

辽亡金兴,文化跨境流通依旧。喜读诗书又有文才的金主完颜亮听闻“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而起投鞭渡江之志,誓言“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如此因果之说虽然夸张,但也可以看出真正的文化通于人心,而不论南北东西古今中外。

奔跑的身影

李文臣

清晨,我经常看到或多或少的人们在城墙边的马路边奔跑。无论季节如何变换,他们都充满了热情和活力。看着他们,我觉得他们一定拥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乐趣。

这让我想起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完一本长篇小说后,为了保持身体健康,缓解写作造成的疲劳,他开始跑步。渐渐地,他对跑步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不仅仅是跑步本身,还包括参加马拉松和超级马拉松比赛。他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写道:“跑步,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养成的习惯里,恐怕是最为有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跑步对我来说,不独是有益的体育锻炼,还是有效的隐晦。”

我以前也喜欢跑步,但后来右脚受伤,只能步行。夏天的晚上,有时我会绕着外城墙走一圈,虽然速度不快,但我可以一直走,不知不觉地全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在冬天的清晨,我会在五点半后开始,在街上的路灯下行走,城市异常安静,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就像穿越尘嚣一样。也许是汗水洗去了内心的压抑和消沉,我感觉越来越好,这种感觉让我忘记了过去的烦恼。也许跑步的人们和我有

着类似的感受,或者他们有更独特的体验。

你看,年轻人奔跑的身影真是一道令人向往的风景。无论是早上的阳光还是傍晚的余晖,他们在马路边奔跑,留下了美丽的影子。他们的脚步坚定有力,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服,但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快乐和满足。三四十岁的奔跑者们展现了健康和活力,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这些奔跑者的身影无声地传达着力量和动力。五六十岁的奔跑者展现了一种追求和挑战。不管是为了健康还是内心的宁静,我相信他们的奔跑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

奔跑的身影也是一种社交纽带。在城墙周围的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群人相互竞赛,呼啸着,挥洒着汗水。他们互相鼓励、激励,分享跑步的乐趣和成长,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运动,更是凝聚力的体现。

真想和他们一起奔跑。我可以慢慢适应,放慢脚步,超越自己的极限。他们用努力和热情照亮城市的每个角落,而我可以在慢跑中细细品味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秋韵

孙召锋

独坐清秋意不违，
柳条轻拂动斜晖。

虽无三月欣欣意，
别样风情也忘归。

山乡秋景

何军雄

季节的浓墨重彩，将山乡
依次装点。秋色烂漫
背对夕阳的余晖，一抹红晕
涂鸭过秋日的高粱和稻谷
高挂枝头的喜悦，随风播撒

高过山梁的云朵，顺着风
途经故土，领悟秋日的辉煌
黄叶落地的瞬间，一缕风

将秋日的盛大美景一览无余
霜逐渐浓郁，色泽饱满

草木人间，秋色斑斓
在爬满了苔藓的老屋前驻足
一丝乡愁，连同秋日景色
一同定格不前
辽阔的舞台
只有无数的红叶从乡间递进

黄菊

孟夏

当草木在秋风乍起时纷纷摇落
当整个季节归于凋零与空茫
菊，把自己燃烧成簇簇火焰
渲染了秋天的烂漫
瘦瘦的筋骨
挑亮一盏盏经霜的灯火
长长衣袂挥舞处
醉了翩跹的蝴蝶、疾来的西风

醉了东篱下把盏的诗人

雨水澄净天空
霜一点点寒着
菊一瓣瓣黄着
通往冬天的道路上
浮动着隐隐约约的暗香
一层层加深着秋

难忘大同工校路和情

冯及时

人生一世，路悠悠，但我最难忘怀的是那60年前入学大同工校后校园里的砂石路；

人生一世，情绵绵，但我最难忘怀的是那55年前五年同窗的805、806班的战友情！

那里，是我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基地；

那里，是我们常常回味的沉淀了岁月的一坛醇香老酒！

……

那砂石路，虽比不上沥青路、水泥路平坦，但它如乡间小道，让我们走得踏实、稳当；

路边的白杨，虽比不上鲜花夺目，但它如朴实的北方农民坚韧、正直，让我们望着就精神抖擞；

路旁的实习工厂，虽然比不上闹市大厦耀眼，但它如革命的大熔炉，让我们融入后淬炼成钢！

……

那里的情谊，是师生间的纯洁真挚、互助共勉，让我们在风清气正的环境中，在阳光雨露的哺育下茁壮成长；

那里的氛围，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让我们在执着追求进步中，实现思想、作风、学业的向上飞跃！

消失的报刊亭

许海龙

小时候的我,每天总喜欢在离家不远的报刊亭待上一段时间。那个报刊亭位于街角,靠着一棵高大的柳树,十分显眼。每当我路过,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和报纸就像是古灵精怪的精灵,不断吸引着我的目光。那个小小的角落,是我童年记忆中温暖的地方。

每天放学后,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跑到街角的报刊亭。琳琅满目的各种报纸、杂志,让我深深沉浸其中,常常忘却了时间的流逝。报刊亭的老爷爷总是笑眯眯的,偶尔还会和我聊会儿天儿,给我讲一些有趣的故事。那时候,我觉得报刊亭就是一个神奇的世界,让我领略到了文字的魅力,那个世界充满了新奇与未知,吸引着我去寻找、去探索。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长大了,开始接触更多的书籍。然而,我依然喜欢去报刊亭,去感受那里的温馨和宁

静。然而,不知何时,街角的报刊亭悄然消失了,剩下一片空荡荡的地面,仿佛诉说着什么。

我难以忘记报刊亭带给我的美好回忆,难以忘记那些与文字相伴的悠闲而美好的时光。我知道,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手机、电脑成了新的阅读工具,它们便捷而高效,成了许多人的选择,但我觉得它们没有报刊亭那种静谧的魅力,我仍然怀念那些在报刊亭度过的时光,那里有我喜欢的文字,有我喜欢的宁静。

消失的报刊亭,是我心中永恒的记忆。它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对文字的热爱。也许,报刊亭的消失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我仍然希望,在繁华的都市之中,会有那么一个角落,能让喜欢文字和喜欢安静的人停留,让我们可以静静地阅读,静静地思考,静静地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的美好。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dtjungang@126.com

责编 熊克芳 左翌 版式 李园

本报地址:御东行政中心21、22层 | 邮编:037010



山岭秋色

李昊天摄

当如青苔,内心丰盈

杜明芬

干又如何?一面残破的墙壁又怎样?它们想要的诗意与浪漫会亲手缔造。

然而青苔也会有所放弃,会结合自己的实际,不奢求过高的目标。它们虽然羡慕森林的郁郁茂盛,却也不会执着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低矮矮的青苔像是鸟儿身上新长出来的绒毛,小小的一羽是独属于青苔的风情。不必相互比较,非要争个高低,青苔和大树本就各有特色。青苔有微渺之美,大树有葱郁之繁,但它们同样都是令人陶醉的风景。人也不外如是,有人文质彬彬,温润如玉;有人勇猛精进,威风凛凛;有人爱琴棋书画,有人爱刀剑剑戟……不必要求每个人有相似的境遇,能达到相同的高度,做好自己已然足够。

这世上爱花的人很多,爱山水的也不少,却鲜少有人关注这随处可见的

青苔。实在是因为青苔太过平凡普通,就像是每日餐桌上的一饭一蔬一样,日日能见但不值一提。清代的袁枚算是青苔的知己,那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真正说进了青苔的心里。谁说平凡的植物就没有开花的权利?谁说平凡的花就不会让人眼前一亮?青苔的确不是什么令人记忆深刻的美物,它们既不像葡萄藤会结紫色的果子,也不像牡丹会开出硕大的花朵,更没有栀子花和使君子的香气,所以很少有人会把这些小植物当作是难得的风景。

然而在无人光顾之地,青苔迎风生长,不说一语。在那些石头与石头的缝隙处或是皴裂的树干里奋力向上,成片成片的绿意连缀在一起,像是翡翠和宝石,看到的人谁能不说一句:真是璀璨啊!即便小小的苔花只是偌大宇宙中